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of a human face, possibly a man, emerging from deep shadows. The face is rendered in white and black, with the eyes and nose clearly defined against the dark background.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political posters or book covers.

隐秘的搏斗

〔苏〕弗拉基米罗夫、苏斯洛夫著

阎长安译

隐秘的搏斗

〔苏〕 弗拉基米罗夫 著
苏斯洛夫 译
阎长英 校
田华朋、金丕新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月

8981

8.14.

隐 秘 的 搏 斗

〔苏〕弗拉基米罗夫 著

苏斯洛夫

阎长安 译

田华洲、金丕荪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7 字数160,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5319·70 定价: 1.40元

出版说明

此书是苏联真人真事的惊险纪实小说。书中描写一位契卡工作人员与敌人进行扣人心弦的殊死搏斗。苏德战争爆发时，主人公不幸被俘，百受折磨，后又冒蒙冤之险，毅然接受德军情报机关的招募，充当德国间谍，寻机返回苏军。后来又带着苏军的特殊任务回到德军情报机关与敌周旋，展开斗智，配合苏军获取有关重要情报。

整个故事情节生动曲折、惊险动人。书中不仅描绘了主人公的忠诚和爱国的伟大形像，叙述了苏军契卡工作人员坚贞不屈，危险艰难的战斗历程，而且还揭露了形形色色的叛徒、走狗和淫妇的丑恶嘴脸。此书可供广大读者一读。

前 言

本书主人公的真实姓名叫莫基·杰米亚诺维奇·卡拉申科。他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这位契卡（苏联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同阴险凶恶而又狡猾的敌人进行了扣人心弦的殊死斗争。

这场搏斗虽默默无闻，但却十分残酷。只有本书主人公的直接领导者，才了解其战斗的全部过程及其结局。即便战争结束了，同他常来常往的人中，不管是邻居，还是亲朋挚友，谁也不清楚，更无法想象这位平凡的战士所建树的业绩。

由于他的出色的反间谍工作，我们才能挖出法西斯谍报机关派遣到苏联的许多特别危险的间谍和特务。现在，该把这位无名英雄的业绩公布于世了。

本书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但现在仍不能把契卡人员在敌后活动的特点，所采取的方法，以及他们活动的全部细节，都一一披露于世。有很多东西还需要继续保密。鉴于这种理由，书中某些人物仍采用了化名。莫基·杰米亚诺维奇整个战斗历程中的个别情节，也就只好隐而不谈了。

然而，在描写苏联反间谍人员的活动时，作者仍是取材于档案资料，谨此说明。

目 录

第一章	是朋友还是敌人？	(1)
第二章	人和兽	(12)
第三章	智斗	(37)
第四章	《元首的士兵》	(50)
第五章	特殊任务	(92)
第六章	狐狸落入圈套	(112)
第七章	强中自有强中手	(129)
第八章	“迎客”	(147)
第九章	尼库林面临败局	(179)
第十章	施拉姆别墅	(211)
结束语		(228)

隐秘的搏斗

第一章 是朋友还是敌人？

1943年秋，一个雾色朦胧的早上，列宁格勒方面军反间谍部部长的会客室里，来了一个人，他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苏联军官野战服，佩戴着大尉肩章，瘦高个子，窄窄的肩膀，走起路来，左脚明显有点瘸，胡子也没刮。看样子，他十分疲劳，但仍强打精神，极力保持一个军人应有的仪表，脸上显出一副坚定自信的表情。

反间谍部部长的副官扎沃龙科夫少尉，一个十分年轻的军官，显然极为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人。关于这个人的事，他已听说过，所以对他怀着矛盾的感情。因为扎沃龙科夫知道，莫基·杰米亚诺维奇·卡拉申科曾经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处派往边防总队的全权代表，但在战争初期被俘。他被德国军事谍报机关——军事情报局所招募，经专门学校训练后，被派到我国后方执行间谍任务，可是，卡拉申科并没有为希特勒分子效劳，而是到苏军某师的反间谍科来请罪了。现在，他又被送到列宁格勒。

扎沃龙科夫少尉对卡拉申科细细打量了一番，发现这个大尉镇定自若，不由心里起敬。卡拉申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作为一个德军间谍，没有指望受到善意的接待。在每一个苏联人的眼里，他是自愿为敌人效劳的，是一个背叛了自己祖国的叛徒。在英雄的列宁格勒处境危急的严峻时刻，人们对叛徒是绝不留情的。这一点卡拉申科不可能不清

楚。可他还是去找契卡人员，交待了他的一切。他讲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资料。倘若他所提供的情报可信的话，那么我军指挥部就能洞察敌人的企图。然而，德国军事情报局也可能专门派他们的特务来向我们送假情报。这样看来，面前的卡拉申科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是朋友还是敌人？

卡拉申科甚至不抬头看一眼，也可以感觉到，扎沃龙科夫用审视的目光在望着他。他在猜测这个年轻军官在想什么，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这个年轻军官也会认为，卡拉申科是敌人的一个间谍。否则，谁能证明他竟在敌人的营垒里还会是个苏联爱国者，人民战争的一名战士呢！

卡拉申科无精打彩地坐在圆椅上，耐心等待着将军的接见。外面下着大雨，从波罗的海刮来的飕飕秋风，吹得密集的雨点不时敲打着窗户，发出沙沙的响声，这倒使卡拉申科能集中思想，摆脱他因处境不明而产生的不安的忧虑。这时他回想起早已逝去的青少年时代。

……卡拉申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贫穷农村，家庭由于村长和警察的横征暴敛而破产，他沦为孤儿。从未得到过别人的爱抚，却到处受人欺侮，挨打挨骂。父母很早过世，他不得不住到婶婶那里。对他婶婶来说，多一张嘴也是一副沉重的负担。于是，他自己做工谋生。为了得到一点点残羹破衣，他给一家富农当雇工。就是这样，主人还老是骂他：

“你这个懒蛋，光会吃不会干！……”

有一天收割庄稼，他从收割机上掉了下来。他累极了，又未睡好觉，因为天不亮就被他叫醒，所以他实在受不了啦，老打瞌睡，一头栽倒在机器旁。而马却受惊往前冲，他因此受伤。孩子的伤口在流血，而主人还用皮鞭抽他，嘴里骂道：

“滚回去！死在这里我还得负责……”

他已记不得是怎么活着回到家的。入秋前，害了一场病。谢天谢地，乡村巫医用草药竟把他治好了。病后他感到虚弱无力，可是又不能长期躺着。饥饿是无情的啊。后来他到一个叫卡明斯基的地主家的庄园打短工，干一天挣十戈比。那里过的也不是人的生活，同样倍受折磨。这家地主本人不住在庄园，而住在华沙。庄园里的一切活计，都让一个贪得无厌的波兰小贵族冬布热茨基管家来掌管。他榨取雇工的血汗，但还装作假慈悲，常引用圣经和上帝的法规对大家说：

“圣父不喜欢爱闹事的人，干吧！奴隶们！要听话，耶稣会让你进入天堂。”

“要是我能先送你这肥猪去见耶稣该多好！”小雇工有时心里这样想，但这种想法只能深深埋在心底，若是让管家知道了，准要被打死啦。

十月革命一胜利，这个从前的雇工见到了光明。不论他到哪里，到处都有工作可做。他参过军，搞过运输，在军校学习过，后来剿匪还到过莫斯科郊区，在高加索山区保卫过祖国的边疆，在列宁格勒港口暗中监视过走私犯，因而他见多识广。虽然遇到过不少困难，但心情是愉快的。从前不识字雇工现在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指挥员。战争把他过去的历史一笔勾销了，他的遭遇是被俘、集中营、间谍学校……现在终于回到了自己同志的身旁，人们相信他吗？眼前，在部长办公室里就要决定他的命运了。卡拉申科想到这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让这一切快点结束吧……”

扎沃龙科夫少尉奇怪地耸了耸眉，但没有吭气。卡拉申

科看到这一点，心里想：“怎么啦，我怎么胡思乱想起来了。”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个儿不高，身体结实的中校走进会客室。他宽宽的额头已经秃了顶，脸上红扑扑的，情绪兴奋。他膘了一眼大尉，马上又扭转身去。卡拉申科认识他，昨晚这个斯韦特洛维多夫中校同他谈过话，这次谈话使卡拉申科心情很沉重。

“叫汽车和卫兵！”中校命令道，“让值勤的班长到值班室待命。”

“是！叫汽车！”扎沃龙科夫响亮地回答。随后，斜着膘了一眼卡拉申科。

大尉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他想：“这下子完啦，全完啦，不相信我……”

斯韦特洛维多夫中校象来的时候一样，匆匆地走了出去，回到将军的办公室，随手一带，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屋里说话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里屋在讨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千万人的命运，关系到一项有战略意义的任务能否顺利决定下来。

1943年1月，苏军粉碎了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城市状况大大好转。尽管如此，列宁格勒仍然地处前线。苏军指挥部正在制定一项向法西斯军队实施新的突击计划，以便将敌人彻底赶出列宁格勒。恰在这时，莫基·杰米亚诺维奇·卡拉申科携带着有关敌人前线情况的详细资料来到这里，事情竟如此巧合？

方面军反间谍机关和司令部详尽地研究了卡拉申科提供的情报。参谋人员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料进行了核对，对以前不明确的问题进行了核实，对德军指挥部的企图作了猜测。我军指挥部对敌人“北方”集团军群的态势越来越清楚

了。

德军有几个师在前几次战斗中受到重创，至今还没有补充满员。所以，他们没有力量马上对苏军举行反击。希特勒军队丧失了主动权，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苏军即将发起新的进攻。于是，他们急急忙忙采取措施，以便能确定出苏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和及时变更部署。根据方面军司令部已掌握的情报，德国人还不清楚苏军的突击方向，是从科特雷——金吉谢普一线出击呢，或是经过普尔科沃进攻罗普沙呢？对方面军首长来说，重要的是要诱使敌人相信，似乎主攻方向是科特雷——金吉谢普一线，佯装把重兵集中在奥拉宁包姆狭长地带，从而迫使法西斯军队将自己的几个预备队师调到那里。

方面军司令部事先准备了些必要的假情报，交情报机关“偷偷塞给”德军指挥部，并要使他们不会怀疑这是一种欺骗。方面军反间谍机关的领导在贝斯特罗夫将军的办公室开会，讨论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会议延续了几个小时，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科罗廖夫上校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仪表堂堂，留个大背头，黑发中夹着一缕缕白发，圆圆的脸刮得油光油光，十分干净，脸上的青筋清晰可见。他讲起话来，断断续续，要是强调自己话的重要性时，总是明显提高嗓门。科罗廖夫在办公室里迈着方步，察看每个与会者的表情。他高高的个头，胖胖的身体，穿一身很合体的军服，在周围坐在软椅上的同志们之间显得很突出。显然，他很欣赏这样在“听众”面前讲话。他那双眼睛时而眯着，带着笑意；时而愤怒起来，瞪得又圆又大，放射着凶狠的目光。

贝斯特罗夫将军听着科罗廖夫的发言，不满地皱着眉

头，但没有打断他的话。科罗廖夫上校昂然地说：

“我想，到会的同志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我们领教过德国军事情报局的狡猾手腕。他们将自己的特务派到我们这里，以悔过自新的名义，带着一份关于瓦尔卡情报学校的情报，这份情报很值得怀疑。今后他们还会派来其他的特务，带着同样的资料，执行同样的任务，卡拉申科也是这样。德军情报机关的打算很简单：从这几个悔过请罪的人当中，哪怕是我们只放回去一个也好。他们认为，既然我们能把他们放回去，当然不会让他空着手回去，一定会赋予一定的任务。德国军事情报局感兴趣的是，我们将给他们的人什么嘱托。他们让我们在这种赌注中先行一步，然后他们再在这上面打主意。”

科罗廖夫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以询问的目光环视着与会的同志，看大家对他的分析有何反应。参加会议的人，都默默地坐着，静待着他的继续发言。

“如果我们现在交给卡拉申科一份关于我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的假情报，那就正中德国军事情报局的下怀。”科罗廖夫接着讲，“德国人是相信他的，显然他在那里表现不错。要知道是德国人救了这个叛徒的命，还让他养好了伤。请大家回想一下，德国军事情报局的特务涅夫佐罗夫是怎样交待的，他曾警告我们，卡拉申科是瓦尔卡情报学校最被信得过的特务，曾让他到德军军官医院去治疗过。涅夫佐罗夫曾长时间在里加集中营诊所里住院治疗，好象卡拉申科也去过那里。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但他受的是轻伤，可卡拉申科却受的是重伤。我问过专家们，他们认为，这样重的伤势，特别是左下臂，如果医疗条件不理想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会丧命的。集中营的诊所当然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再说，

德国人从来不把我们的指挥员放在集中营的诊所里治疗，那是专给他们的士兵用的。法西斯分子把卡拉申科作为例外处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科罗廖夫喘了口气，拽了拽军衣，继续说道：

“现在，可不可以让德军间谍带上我们的假情报返回呢？我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行！要是把我们的这份情报交到敌特手里，就等于泄露我军指挥部有关实施主要突击的企图。毫无疑问，这个叛徒就会立即向德国人报告，说交给他的那些情报全是假的。这种后果，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科罗廖夫上校结束了发言，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贝斯特罗夫问大家：

“还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将军同志，请允许我发言。”科罗廖夫的助手斯韦特洛维多夫中校举起了手。

“请讲。”

斯韦特洛维多夫霍地站了起来，象往常激动时那样，一脸雀斑变得铁青。由于他的这种特点，部下彼此间都叫他“青辣椒”。斯韦特洛维多夫摘下金丝边眼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然后又重新架在鼻梁上，不慌不忙，很感兴趣地扫视一下到会的同志，象是刚刚见到他们一样，然后开口说：

“我注意地听了科罗廖夫上校的发言。他说的话内容引人，有根有据，极有说服力。”斯韦特洛维多夫笑咪咪地望着科罗廖夫一眼，科罗廖夫点点头，表示谢意之后，斯韦特洛维多夫接着说：

“我完全地，百分之百地同意科罗廖夫同志的观点。的确，我们领教过德国军事情报局精心设计的这种把戏，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将军同志，如果允许的话，我

想不局限于纯军事任务再深谈几句，并且根据苏联刑法的规定，对契卡成员卡拉申科的行为作一番评价。古罗马人曾说过：‘法律是严酷无情的，法律就是法律。’按照这种说法，我来讲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管卡拉申科的经历多么令人同情，也不管我们多么希望他不是叛徒，而是一个老实人，一个爱国者。然而从法律角度讲，他是一个罪人。安全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竟投降敌人当了俘虏。苏联军人不能容忍当俘虏这种耻辱。卡拉申科本应拒绝德国人的治疗，可他却接受了！为了对德国人的宽待表示感谢，他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为了苟且偷安，卡拉申科心甘情愿，我强调一句，他是心甘情愿地去为德国谍报机关效劳。他经军事情报局情报学校的训练后，同意到我军后方执行间谍任务，这样的人难道可以相信吗？按照军事法的规定，就这一条即足以枪毙。他玷污了契卡工作人员的荣誉！还有一件事更加重了卡拉申科的罪过，就是他不仅自己去为德国军事情报局效劳，还厚颜无耻地把苏军其他几名战俘也推上了这条罪恶的道路。按照法律，这种行为是罪大恶极的危害国家罪、叛国罪和间谍罪。考虑到这一点，决不能让一个危害国家的罪犯逍遥法外！侦缉科按照我的命令，根据苏联刑法第58条第1项（甲）和58条第6项的规定精神，准备了一份对卡拉申科刑事案起诉的决定，还有一份关于采取强制措施——逮捕的决定。将军同志，这两个文件请您审批。”

斯韦特洛维多夫打开夹在腋下的文件夹，走到贝斯特罗夫的桌前，将文件呈给他。将军看也不看，把它放在了一边。是啊，情况的确很复杂。倘若相信卡拉申科，让他带上假情报或者具体任务重返德国军事情报局，那就得马上行动，以防德国人产生怀疑。若是不相信他，必须有令人信服

的证据，证明卡拉申科是叛徒，是来执行军事情报局的任务的。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只是有一些怀疑、假设、猜测。在目前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按照怀疑、假设、猜测来办事则会贻误大事。

“还有谁想发言？”

侦缉科长索斯尼岑中校站了起来。将军对这个侃侃善谈又办事老练的索斯尼岑的意见，一贯是很重视的。不管遇到什么事，索斯尼岑总爱打破沙锅问到底；对于各种意见他总是反复掂量，从不冒昧行事，这种性格深受贝斯特罗夫将军的喜爱。

“当然，乍一听来，斯韦特洛维多夫中校讲得是对的。”索斯尼岑说，“一般讲，犯罪要素俱在，那就可以审判，何况刑事法典已有条文规定，甚至起诉书都已写好了。不过写起诉书的人没有找卡拉申科本人好好谈谈，这毕竟不合适吧。”

“如果起诉书上都揭露得清清楚楚，又何必要对犯罪者多此一举呢？！”斯韦特洛维多夫气势汹汹地说。他象只好斗的公鸡，满脸通红，火冒三丈，就连那金丝边眼镜的镜片也好象在闪着愤怒的光芒。“卡拉申科一案应立即送交诉讼机关审理。至于同罪犯谈话，侦缉人员也可以在犯人被捕之后进行！”斯韦特洛维多夫说完，洋洋得意地瞟了周围同志一眼。

贝斯特罗夫用铅笔敲了敲桌子，让大家注意会场的秩序。斯韦特洛维多夫很不满意，在椅子上坐不安宁。

索斯尼岑却是泰然自若，他有条有理地接着说：

“我们没有权力置法律于不顾，象光棍乱抡棍子那样是不行的。应当研究一下犯罪的各种要素，最重要的是应弄

清楚被告人的性格和人品。应该坦率地承认，他是一个非常坚强勇敢的人。这种人不会背叛祖国。斯韦特洛维多夫中校不愿意考虑这一点。我认为，可以托付卡拉申科同志回到德国军事情报局去执行这项特殊任务。”

中校发言刚一结束，波格丹诺夫少校立即接上去说：

“这个人，德国人叫他‘尼库林’，我们称他‘卡拉申科’，我早在战前服役时就认识他。他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契卡人员，我的老朋友。要讲他性格上的特点，对我来说，比讲别的任何人都容易得多。科罗廖夫上校对他的看法是极错误的。如果卡拉申科带来的确是瓦尔卡情报学校和锡韦尔斯基联络站全体人员的详细名单，还有他们已经派往或者正准备派往我军后方的特务的名单，那怎么能说他是忠于德国军事情报局呢？尼库林提供的其他有价值的情报您也很清楚。审核中，这些资料都得到了证实。如果他是间谍，必然会得出结论：他提供情报学校全部特务的名单，是经德国人允许的。德国人是不会这样干的，他们决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种头脑简单的笨蛋。”

科罗廖夫按捺不住自己，从座位上霍地跳起来说：

“波格丹诺夫同志，你这样吹捧法西斯谍报机关，不觉得过分吗？你这样过高估计他们的工作人员，不觉得过分吗？”

“上校同志，经过多次领教，我们深信，德国军事情报局是一个强大的、有经验的、而且阴险奸诈的敌人。对它估计过低，就意味着解除自己的武装，对它掉以轻心是国家所不容的，这一点您比我清楚。”

“波格丹诺夫同志，我请你说得确切一点！”科罗廖夫插上来说。

贝斯特罗夫再一次用铅笔敲了敲桌子，然后压低嗓门说：

“安静，安静，同志们，听听批评意见，尤其是善意的批评，对任何人都是有益处的。”

“我已经说过，在前线我同莫基·杰米亚诺维奇一起工作过。在危险的时刻，在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我不止一次地得到他的帮助。我可以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热爱祖国的爱国者。”波格丹诺夫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少校刚回到座位，斯韦特洛维多夫便再次请求发言，他愤然地说：

“不管怎样，我还是认为同我们打交道的这人是叛徒。情况非常特殊，为他辩护就是违犯法律。我相信，如果我们把卡拉申科提交法庭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肯定会完全支持我们。对他提起公诉将有助于我们用对敌人应不屈不挠、不怕死的精神来教育契卡人员。”

“奇怪的逻辑！”索斯尼岑反驳说，“用审判无辜的办法来以儆效尤！”

“是的，要说以儆效尤也可以。何况犯罪的要素俱在，这一点连卡拉申科本人也承认。”斯韦特洛维多夫仍然执拗地说。

索斯尼岑又反驳道：

“那不是他作为被告作的供词，而是按规定程序报告他干过的事情。假如他认为自己有罪的话，他就会对最要害的事情避而不谈。供词和报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我看差别不大，报告也可以作为起诉的依据嘛。”

贝斯特罗夫看到争论开始白热化，于是制止说：

“好啦，就当是交换交换意见。”说着，他从桌后走了出